

鲁人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● 云南人民出版社

洞悉江山秘图，竟与皇家金陵的风水宝局有关……

江湖上消失多时的神秘帮会组织卸岭门离奇现身……

吕万七，鬼差鬼人为业，常墓中为家，拥尸而眠，

妖鬼不惧，人称**鬼面佛**……神秘人物，玄妙风水，  
英雄以外最诡异的小人物传奇

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● 云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帮会 1898 / 鲁人著 . --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 ,  
2012.12

ISBN 978-7-222-10607-9

I . ①帮… II . ①鲁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18762 号

责任编辑：陈浩东

封面设计：博雅工坊 · 肖杰

责任校对：杜佳颖

责任印制：马文杰

书名	帮会 1898
作者	鲁人 著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址	云南人民出版社
邮编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网址	650034
E-mail	www.ynpph.com.cn
开本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印张	790 × 1192 1/16
字数	20
版次	338 千字
印刷	2013 年 2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	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定价	ISBN 978-7-222-10607-9
	28.00 元

# 目 录

Contents

◎

## 第一节

固安县大牢遇鬼 ◎ 001

## 第七节

护尸粉 ◎ 069

## 第二节

茅山神算 ◎ 012

## 第八节

金镶玉玺 ◎ 081

## 第三节

运河花船 ◎ 021

## 第九节

小鬼赶尸 ◎ 093

## 第四节

租界内的娼寮区 ◎ 032

## 第十节

梅儿重伤 ◎ 105

## 第五节

租界内的赌场 ◎ 044

## 第十一节

诊堂门口的大棺材 ◎ 116

## 第六节

洋嫖客 ◎ 056

## 第十二节

棺材内的活人 ◎ 128

◎

**第十三节**

武举人搬救兵 ◎ 143

**第二十节**

火烧周口寨 ◎ 232

**第十四节**

鬼木偶 ◎ 154

**第二十一节**

桃花岭 ◎ 243

**第十五节**

诱降赵三多 ◎ 169

**第二十二节**

蝎子山 ◎ 254

**第十六节**

仙人坑和火雷阵 ◎ 181

**第二十三节**

阴兵巡山 ◎ 266

**第十七节**

突破清兵的围剿 ◎ 194

**第二十四节**

仙人洞 ◎ 278

**第十八节**

神秘黑衣人 ◎ 207

**第二十五节**

藏宝图 ◎ 290

**第十九节**

周口寨 ◎ 219

**第二十六节**

大清灭亡的另一种说法 ◎ 302



## 第一节 固安县大牢遇鬼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，就连接受谭嗣同邀请，来北京为光绪皇帝治病的山东曹州名医何永言，也因此受牵连，遭遇清兵追捕。

这日晚间，逃出北京城的何永言率领何小六、云中燕和火凤凰三人，婉拒大刀王五和刘震雷请他们去天津的邀请后，再次在固安县遭遇清兵围捕。庆幸的是清兵仅仅捉拿朝廷钦犯何永言，这才让何小六和云中燕、火凤凰三人侥幸脱身。

何小六返回北京城，去找哈拉叭帮的帮主王结巴，寻求营救何永言的办法。云中燕和火凤凰也就找投奔霍元甲的大刀王五，去天津搬救兵。

三个人搬救兵的结果如何，咱们暂且不表。且说那固安县大牢内，被关进来的何永言，在人困马乏的状态下，躺在大牢内的地板上，沉沉地昏睡了过去。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迷迷糊糊之中，何永言突然看到空旷无人的大牢内，狱卒竟然放进来两位头戴高帽的黑白无常小鬼。

何永言大惊，瞬间清醒，揉揉眼睛，仔细观看大牢内的这二位小鬼。朦朦胧胧的月光之下，看黑无常一脸凶相，高帽上有字是“正在捉你”。再看白无常，正喜笑颜开地冲自己笑，那高帽上写的字是“你也来了”。

何永言于惊恐中闭上眼睛，心说道：这大牢内，怎么真的有鬼啊？

这些天，每当夜晚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朦朦胧胧的夜色之下，牢房内总会有许多个小鬼进来。他们有的吃喝，有的说笑，全不把何永言放在

眼里。

大牢内阴暗潮湿，再加上小鬼的惊吓，何永言高烧不退，昏昏沉沉一连多天难以起身。

这天晚间，隐隐约约中，他听有人粗声说道：“这个书生都病了半个月了吧？”

另一个尖细声音说道：“谁说不是，赶紧死吧，若是被杀头，那就不值钱了。”

粗声道：“这是一位京城里来的书生，生前体贵，死后尸骨一定能够卖个好价钱呢？”

尖细声音道：“都半个月了，早晚也得死，我看咱们用腰带帮助帮助他吧。”

白鬼搬起何永言的身子，黑鬼把腰带往何永言脖子上一套，接着一个摔跤大背挎的姿势，就把何永言给背到了后背上。

何永言此时已是万念俱灰，半个多月来，昏睡高烧的身体，此时已绵软得手无缚鸡之力。他心想我就是有千般的手段，万般的本事，也救不了自己的命了。

老天爷啊，我不能够死啊。何永言凝聚最后一丝气力，拼死挣扎。被裤腰带死劲儿勒住了脖子，腿脚一阵乱蹬的他，隐隐约约之中，听有人喊道：“放下，放下，这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咱们可不能够做。”

何永言随即感觉脖子上的裤腰带一松，整个身体就摔倒在了地上，接着一口气终于大喘出来。此时多日绵软无力的身体，经过这鬼门关前的一阵生死折腾后，坐在地上不禁全身大汗淋漓。

来人名叫吕万七，乃是这黑白二小鬼的师父，他俯身问道：“书生姓啥名谁，为何身犯大罪？”

何永言禁不住眼泪涌出，接着叹息一声道：“多谢恩人相救，唉，一言难尽啊。”

于是，何永言就把自己从京城医治皇帝，以及菜市口谭嗣同被害后众人从源顺镖局打出来，逃离京城的情况，一五一十地给吕万七说了个清清楚楚。

吕万七道：“何神医事情感动老汉，我倒想真心救你，只是我若救你，希望你能够拜我为师。”

何永言道：“先生年高，又救我性命，晚辈拜师于您，亦是应该的。”



吕万七道：“我乃是当今中原卸岭门的掌门人，你思考好了，再拜我为师不迟。”

何永言面无表情问道：“卸岭门？”

吕万七道：“是的，卸岭门自有卸岭门的门规，知我者不是卸岭门人，必当杀之，否则卸岭门早就被黑鹰客杀尽了。”

何永言痴呆呆地问道：“那些黑鹰客为啥要杀尽卸岭门？”

吕万七尚来不及回答，就听粗声鬼在房间内走动着，高声道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卸岭当自强，南宋末年蒙人大举进入中原，想我卸岭门面对蒙人的入侵，立下以破坏蒙人高官墓地风水来败坏元朝江山的门规，因此和蒙人结下世仇。后来蒙人占据天下，曾发出金鹰令，召集了天下刺客，由左丞相忽鲁不花训练后，派往全国各地，秘密组织追杀卸岭门人。”

何永言一惊，言道：“那些刺客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尖声鬼凑近前道：“那些黑衣飞鹰队后人，一直遵循祖训，从未停止过追杀我们卸岭门的人。我们卸岭门人为活命，大都逃出中原，跑到苗疆和外蒙地区生活，目前在中原活动的卸岭门人，也都会隐藏自己的身份。因为一旦身份暴露，说不上哪天，就会招致黑鹰客的袭击，从而丢掉性命。实话对你说，我的妻子和儿女，都不知道我卸岭门人的身份。”

何永言目光惊讶，大张着口，呆呆地看着吕万七道：“先生，看来你的意思是，也让我加入卸岭门？”

吕万七道：“是的，只有你加入卸岭门，我才可救你出去。”

何永言道：“卸岭门重义爱国，当是我追寻方向，先生救我危难之中，我何永言加入卸岭门又有何妨！”

吕万七道：“何神医加入卸岭门以后，一辈子就要过隐姓埋名的日子了。想那高官厚禄，想那鸿雁留名，这一切正常人追寻的人之常情，都不再是你做人的意愿，何神医可否舍得下？”

何永言道：“近两年来的坎坷经历，早已告知我，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时不强求。也许我命该如此，先生您也不必拒绝，晚辈何永言这厢有礼了。”

何永言说着话，已跪在地上，冲着吕万七纳头便拜。

吕万七并不阻拦，等何永言三跪九拜之后，就在这固安县的大牢内，正式收下了何永言这位徒弟，从此何永言也就算是卸岭门的人了。

那两位黑白小鬼，本也是吕万七的徒弟。吕万七也就给何永言介绍道：

“这粗声黑鬼名叫孟同，那细声白鬼唤作焦阳，都是卸岭门内的人。”

何永言一一拜见二人后，吕万七继而对二人道：“你们让人找些吃的拿来，永言大病初愈，身体需要调养，尽量找些滋补膳食。”

焦阳道声“好”，转身走到木栅栏门前，尖声高喊道：“小五子，小五子。”

喊声刚停，就有一位狱卒屁颠屁颠跑过来，在木栅栏门外点头哈腰冲焦阳说道：“焦爷哎，您老有啥吩咐，我这就去办。”

焦阳道：“去给我拿些吃的来，另外单独炖只老母鸡，要肥的，连汤带水端来。”

狱卒小五子一声“好嘞”，就又屁颠屁颠地跑开了。

吕万七冲何永言道：“永言，你先安心跟着师父养病，过几日师父办完事情后，咱们就一块儿离开这县大狱。”

何永言道：“师父，我这身体无大碍，想尽快离开牢房，好赶到山东云禅寺，去帮助我大哥朱逢明夺得义和拳天下第一坛的宝座。”

吕万七摇摇头道：“永言啊，你现在已经是卸岭门的人啦，你知道师父我目前为什么要住在这大狱之中吗？”

何永言摇头。吕万七道：“近些年来，已有多位卸岭门人，接二连三被害，可是我们又无法找到黑鹰客是谁。为保命，我多在这牢房和墓穴内居住，怕的就是黑鹰客的突然袭击。”

何永言点头。吕万七继续道：“目前我们在明处，黑鹰客在暗处，你若出去，官府即使不杀你，黑鹰客也绝对饶不了你。”

何永言暗吃一惊，心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！

心情忧伤的何永言一声叹息后，吕万七接着又安慰何永言道：“永言你也不必伤心，一旦我们找到忽鲁不花的黑鹰客名单，了解黑鹰客的踪迹后，那黑鹰客也未必就是我卸岭门的对手。”

何永言急问吕万七道：“师父，这黑鹰客的名单在哪里？”

吕万七道：“永言不必着急，想我们卸岭门，为弄清黑鹰客的身份也寻找了好多年。”

何永言点点头。吕万七道：“我的祖辈早年被黑鹰客追杀到南方苗疆，后来我随父亲从苗疆赶回这固安居住，也是为了寻找到忽鲁不花保存的黑鹰客名单。”

何永言道：“师父，黑鹰客名单现在是否有了眉目？”



吕万七道：“黑鹰客的名单，在忽鲁不花遇难后，为防止外传泄露，随他一同下葬，进入了墓地。”

何永言一喜，问道：“师父，这忽鲁不花的墓地又在何处？”

吕万七表情冷峻，看着牢房的地面说道：“就在这县大牢的地下。”

何永言欲再问，恰逢狱卒小五子端来了饭菜。

几个人吃过饭，孟同打开墙角的一块儿地板，露出一口深井，带头钻了进去。几个人鱼贯而入，何永言走在最后。深井足有两丈深，初时井壁有脚蹬口，缓缓下去，土井尽头，是青砖铺好的地面。

何永言纳闷儿，心说这青砖下，难道就是忽鲁不花的墓地？

土井横向延伸，几个人随土井横着前进，不到三丈，就在青砖上觅得一洞口，青砖洞口比土井小。焦阳把手中玻璃灯交给孟同，然后就跳进了洞口。看来吕万七和孟同、焦阳早就来过。三个人依次跳进青砖垒砌的洞口内，何永言随后也进来，猛然间感觉到洞内宽敞些。

焦阳点着了青砖洞内墙壁上的油灯，何永言终于看清这大洞全是砖砌券顶，高约半丈，宽约二尺。

焦阳提着玻璃灯，几个人继续前行，青砖砌筑的地下砖洞内，幽深蜿蜒、曲折不定。几个人先后经过了暗井、跳板、障碍墙、会议厅等地方。

行走中，吕万七对何永言介绍道：“这叫地下长城，最早是蒙军屯兵打仗时修筑的地下工事。此时，我们早已走出了固安县城。当年蒙古大军常常通过这地下长城，把大军运送到城外，出其不意地攻打对方。后来蒙古大军不断南下，这里成为了大后方，地下长城也就失去了作战的意义。忽鲁不花死后，便秘密改建成了他的墓地。”

几个人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开始感觉地下有积水，渐没过脚面，复往前行，感觉缓坡倾斜，走着走着，积水到了人的腰部。这时，前方一阵物体搅动水流后发出的“哗啦、哗啦”声，让几个人吓了一跳。走在前面引路的白鬼焦阳，更是惶恐地直往后缩身子。

何永言道：“师父，怕是有鬼吧？”

吕万七拨开阻挡着自己的孟同和焦阳，走到前面，举玻璃灯往前看，水面上一个披头散发的东西，正在哗啦哗啦往前游。

吕万七自言自语道：“下来多次，从未曾见过有鬼，难道今夜真的是有鬼不成？”

突然间，前方那个东西，游动中纵身一跃，抓住了水面上距离水面很近

的洞顶，接着“哗啦啦”的水声中，一个浑身是毛的东西一跃而起，钻进了洞顶的一个小洞口里。

吕万七说道：“咱们回去吧。”

几个人不便细问，转身往回走，突然间，背后传来一阵凄厉刺耳的“吱吱……”尖叫声。众人回头，只见远处洞的顶壁上，一个尖嘴猴腮的东西，龇着两颗大獠牙，正在嘻嘻地笑。

何永言一阵头皮发麻，忍耐不住说道：“我的妈呀，这鬼也太丑了。”

吕万七道：“真应该感谢这老鼠，它终于为我们指明了忽鲁不花的墓地该如何走。我想，这獠牙鼠的洞口，也许能够引领我们穿过脚下的积水，走进忽鲁不花的墓穴。”

孟同粗声说道：“那我们就回去吧师父，我去捉住那獠牙鼠，咱们抄了它的老窝，看它还敢吓唬我们！”

吕万七道：“孟同，不可。师父我常年依墓穴居住，时而拥尸而眠，什么厉害的东西我没有见过。但是今夜，这体大如人的老鼠，确实是第一次见到。”

何永言、孟同、焦阳同时问道：“这真的是老鼠？”

吕万七道：“是的，这是只獠牙鼠，许多年前，我在一古墓内，曾经见过一个体大如婴儿的老鼠，只是那老鼠笨拙，见人就躲。绝不像这獠牙鼠，咱们走了，它还要回过头来，以刺耳的尖笑恐吓我们。”

何永言道：“师父，难道我们还怕了这大老鼠不成？”

吕万七道：“咱们今日先回去，一会儿让孟同带几只烧鸡进来，掺些砒霜。是鼠都贪吃，待那獠牙鼠吃了含有砒霜的烧鸡，我们再进来不迟。”

几个人连声说好，便原道回去了。

到了固安县大牢内，天已经亮了，狱卒小五子早就准备好了煮开的姜糖水，几人各喝过一碗，出了一身大汗。特别是那何永言多日来体病，又经过大半夜古墓内的奔波，此时一碗姜糖水过后，浑身软绵绵的，顿感困意袭来。

何永言倒地而眠，吕万七为其盖上一层薄被，嘱咐小五子去准备烧鸡和砒霜，然后也和孟同、焦阳二人一起在大牢内睡着了。

中午时分，几个人正睡着觉，狱卒小五子打开牢门进来，轻声对吕万七喊道：“师爷，外面县城里有人来找您，放进来吗？”

吕万七睁开眼，问道：“谁呀，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

小五子道：“刚才我去买烧鸡和砒霜，听说廊坊的武进士倪家来找您，都在县城里找了好几天了，还听说倪家带来了千两白银做聘礼，整个固安县城都轰动了。”

吕万七面色冷峻自言自语道：“千两白银值钱，还是你我生命值钱？不要理会倪家人的邀请，你去拿笔来，我写封书信，拒绝他们即可，省得他们赖在固安县城不走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尽是我鬼面佛的消息。”

小五子连声说：“好、好、好。”退下后，很快从牢房外拿来笔墨纸砚。吕万七执笔在宣纸上写道：

倪进士礼鉴：

承蒙进士厚爱，屈尊来请，老汉惶恐。然吾乡野村夫，无德无能，还望进士另寻他人。

吕万七亲笔

小五子拿了吕万七写给倪家人的信，走出了牢房。吕万七对孟同道：“你速速拿了拌有砒霜的烧鸡进墓去，放在獠牙鼠洞口。”

孟同拿了毒烧鸡，钻进洞中去了。

何永言问吕万七道：“我能帮师父做些什么？”

吕万七道：“不必了，倪家这次找我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，若不然，也不会拿了重金来聘我。我们必须要尽快打开忽鲁不花的墓穴，否则倪家人找到我的踪迹，我们就无法行动了。”

这日夜晚，吕万七师徒四人，再次走进了固安县大牢下的忽鲁不花墓穴。几个人来到水没过腰部的青砖洞旁，发现孟同放置的含有砒霜的烧鸡，只剩下了篮筐。

吕万七大喜道：“这是只贪吃的畜生，看来根本就不是鬼。”

几个人在水洞中继续前行，脚下突然间探不到地面了。焦阳在前，水中游泳前行，过了不多远，脚下又有了地面。看来刚才那一段，也是昔日修墓人设下的机关。

几个人终于找到了獠牙鼠攀上去的洞口，焦阳首先爬了上去，洞子刚刚容得下一个人身，洞壁光滑，看似有鼠常年钻行。

獠牙鼠洞壁贴着青砖洞顶的底部，几个人顺着獠牙鼠打出的洞，爬行着前进。走不多远，獠牙鼠洞离开青砖洞顶部，开始缓缓下行，洞内四壁虽土

质，但却光滑坚固。

爬在前面的焦阳突然高声叫道：“不好，前方有东西。”

吕万七在后，问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焦阳道：“可能是那个獠牙鼠，灯光一闪，就不见了。”

吕万七道：“玻璃灯举在前面，鼠也好，鬼也好，它们怕光。记住，千万别让它们伤了你的眼睛。”

焦阳道：“好的师父，我会小心行事。”

几个人又爬了不知多远，终于看见一个青砖垒砌的洞口。

青砖洞口是往下去的，灯光往里一照，深不见底。孟同揉捏了一块儿泥巴扔进洞去，无水声响起，看来这个洞内无积水。

吕万七道：“这个洞和刚才有水的洞，应该是隔开的。”

焦阳把玻璃灯交给孟同，双脚放进洞内，整个身子随后陷进砖洞内。焦阳下去的脚探不到洞底，他抓住吕万七递过来的绳索，牵着绳子到了洞底。几个人也相继从獠牙鼠洞，来到青砖砌筑的大洞内。

大洞内，朦朦胧胧的灯光下，几个人站在原地，都不敢挪动一下脚步。环顾四周，何永言看清这类似于蒙古包的巨大墓穴里，竟然站立着密密麻麻的一群人。

人群一直不动。众人静下心来，吕万七举灯，细观站立之人，发现皆是泥塑之像。

复仔细观看，泥人皆手执蒙古弯刀，一律面向古墓中央。

灯光下，环顾整个墓穴，蒙古包状的墓穴顶距地面约两丈，内壁直径约几十丈。墓室均由青砖和条石砌成，上部分圆拱尖顶、平砖砌成，愈上愈小，间隔数层，有砖角伸出的造型，将至顶部，用一寸宽的砖条旋成。

墓穴尖顶无眼，用两片青砖封盖。

墓中壁上，有灯槽多个，焦阳一个个点上，墓室内顿时明亮起来。再看最底的墓壁上，雕刻过的青砖一平一立互铆连接，状如城墙的箭垛，异常坚固却不见接缝。

几个人小心翼翼，绕过泥人，来到古墓中心地带。就看古墓中央，是七个排列成北斗七星状的巨大石棺。石棺上摆放有弓和箭，石棺前有马头的尸骨，以及没有损坏的帐篷。

吕万七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只有蒙古人死后，墓地里才会有马和弓箭以及帐篷。”

孟同问吕万七道：“师父，此七个石棺，哪一个又是忽鲁不花的石棺呢？”

吕万七观看半天，沉思后，接着说道：“此七星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以往古墓，七星阵多用六星伴月之势，乃是外六中一。中一是月棺，最为高贵，显示出墓主人的地位。可眼前这七星棺，按照北斗七星的勺子状布局，其中哪一星是主人墓棺，真的不好区分。看来这忽鲁不花，也真是费了一番心机。”

焦阳道：“去他奶奶的，管它哪个是忽鲁不花的，我们先打开一个看看吧。”

说话，焦阳就去推移靠他最近的那个石棺的棺盖。伴随着沉重棺盖被移开的“轰隆隆”声，几个人感觉到整个墓穴似乎都在移动。接着孟同就大叫道：“师父，泥人活了，泥人活了。”

几个人从石棺上抬起头，往四周看，就见整个墓穴内的泥人，全都举刀一步步奔向墓室的中央。

吕万七大喊一声道：“快把石棺盖复位。”

可是喊声下，还没有来得及让棺盖复位，已有几个泥人奔过来，笨拙的体形下，把弯刀劈向了何永言。

何永言拿手中刀去挡，泥人胳膊断掉，可是仍不停步，仍然挥舞着另一只胳膊击向何永言。

何永言闪身躲过，泥人再次勇往直前杀向孟同。

“轰隆隆”的响声中，泥人前赴后继地涌过来，焦阳终于在吕万七的帮助下，把刚才打开的石棺盖，给复了原位。

“轰隆隆”的响声一下子停止了，一个泥人手中的弯刀，就架在何永言的头上。

焦阳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忽鲁不花墓穴，看来还真是厉害。”

何永言问道：“师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吕万七沉思不语，孟同再次打开了一个石棺。这次石棺打开后，墓穴内一个泥人也没有动，但见空空的石棺内，竟然是几只烧鸡。

吕万七大惊失色，问道：“孟同，你看看这烧鸡，是你送进墓穴中的那几只吗？”

孟同拿过一只，放到鼻子下闻了闻，又细看后说道：“师父，这正是我送进来的烧鸡，烧鸡内还有砒霜呢。”

吕万七道：“不好，那獠牙鼠看来没有死，我们难道真的遇上鬼了？”

孟同道：“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师父，我看还是接着打开石棺吧。”

吕万七道：“孟同小心行事，这季节为秋，七星斗身为贵，你去打开七星之首的天枢吧。”

孟同言道“好咧”，接着走开几步，推开了那个位列“天枢”的石棺。

石棺缓缓移去棺盖，墓穴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，不住观看的吕万七，把目光移到棺内，但见石棺内是一具木质棺材。棺材上有蒙古文字描绘的画符，几个人也来不及细看，接着再去打开木棺材。

也许最初移动石棺，已经将墓穴内的机关打开，这一次泥人阵没有任何动静。焦阳帮助孟同，小心翼翼打开木棺材，却发现木棺材内，竟然是一根木头。

焦阳和孟同小心翼翼地把木头抬出来，就看木头用三道金箍捆住，孟同用小斧子打开三道金箍，木头裂开后，几个人顿时呆住了。

原来这木头被挖空成人形，一个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躺在里面，尸体头戴银色战盔，红色的璎珞颜色如新。

忽鲁不花的面部肌肉尚存，一只眼睛上插着半截利剑，看来是生前遇刺所致。尸体穿着锦绣的红色长袍，没有丝毫的腐烂。

孟同抓起尸体就要扔出木头棺外。

吕万七喊道：“住手，快快住手。”

孟同一愣，此时“哗哗”声响起，几个人顿时感觉到有水没过了脚面，再看刚才有烧鸡的那具石棺，此时有水“咕嘟、咕嘟”涌出来。

木头棺木已被水托起，吕万七看到忽鲁不花的尸身旁有一个锦盒，一把拿过来，喊一声道：“快走，去洞口拉绳子上去。”

孟同还要去捡地上的金箍，吕万七急得骂道：“黑鬼，你不要命了？”

孟同扔了金箍，几个人绕过泥人阵。此时地上的水已经没过膝盖，早有泥人东倒西歪地沉入水下。

几个人搭起人墙，拽住绳子，依次钻出蒙古包的墓穴，然后沿着獠牙鼠洞，又回到了有水的地下长城。他们诧异地发现军事长城内的水，竟然没有了。

吕万七说道：“刚才忽鲁不花墓穴内进去的水，一定是这里的水，只是不知道我们触动了一个什么机关，这才打开了水门。要不是我们跑得快，怕此时，早就在墓穴里被淹死了。”



何永言道：“是的师父，这要是一般的盗墓人进来，那根本是逃不出去的。”

孟同道：“我一直奇怪，我放进来的烧鸡，怎么会跑进石棺内呢？”

焦阳道：“那个石棺涌出水来，肯定有暗洞，也没准儿是獠牙鼠把烧鸡带进去的。”

几个人边走边说这话，突然间，前方洞内一阵凄厉刺耳的“吱吱”尖叫声响起。众人看去，就见一个尖嘴猴腮的东西，龇着两颗大獠牙，正在冲他们“嘻嘻”而笑。

孟同忍不住说道：“真是一只好大的老鼠啊。”

吕万七道：“这东西应该是水獭，它昼伏夜出，以鱼类、鼠类、蛙类、蟹、水鸟等为主食，善于游泳和潜水。”

焦阳道：“如此大的水獭，看来在这墓穴内，也一定生活得有年头了。”

何永言道：“是啊，老物有灵，要不然，我们用毒烧鸡都药不坏它呢。”

孟同“嘻嘻”笑道：“我看并不是毒烧鸡药不住它，而是它叼走后，还没有来得及吃，我们就进来了。”

何永言问吕万七道：“哎，师父，那个锦盒内是忽鲁不花的黑鹰客名单吗？”

吕万七道：“忽鲁不花尸身旁的锦盒，定是他生前心爱重视之物，我想应该是黑鹰客名单，等我们回去后，打开来看过即可。”

几个人回到了固安县大牢，吕万七还没来得及打开锦盒，验证锦盒内到底有没有黑鹰客的名单，就看大牢内，几个捕快手拿钢刀正等着他们上来。

## 第二节 茅山神算

吕万七上来后，被捕快捆绑欲要反抗时，小五子直给他使眼色。吕万七不了解大牢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看小五子不让自己反抗，也就明白捕快对自己没有什么危害。于是，他也就顺从地被捕快捆绑起来。

焦阳殿后，从洞内上来得最晚，他看到钢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头一缩，反手就把一名捕快给制服了。

孟同刚要再来救师父，吕万七就冲他喊道：“孟同休得无礼。”

孟同一愣，其他几位捕快很快上去摁住孟同，同样是将他手臂倒背着反绑了起来。

孟同挣扎着还要反抗，吕万七赶紧以目光制止住他，孟同只好无奈地不动了。

捕快押解着五个人来到县大狱的刑讯室，就见一位身穿朝服的京官，正与县令交谈。京官看捕快押解几个人进来，就大声问道：“哪位是曹州何永言？”

何永言近前一步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

京官赶紧招呼捕快道：“快快给何神医松绑，快快给何神医松绑。”

几位捕快赶紧松开何永言的绑绳，京官亲热地为何永言掸去身上的尘土后，就从怀内掏出一张谕旨喊道：“老佛爷有旨，曹州何永言听旨。”

何永言和刑讯室众人，皆慌忙忙跪下，听京官传老佛爷口谕道：“老佛爷圣谕，曹州神医何永言参与乱党变法，乃身不由己，后经内阁大学士刚毅举荐无罪，何永言自可回家探亲，等来日进宫再并行赏。钦此。”

何永言起身，接过老佛爷的圣谕，谢过京官，言道吕万七和孟同、焦阳皆是自己随从。京官听后，一并解开绳索放行。